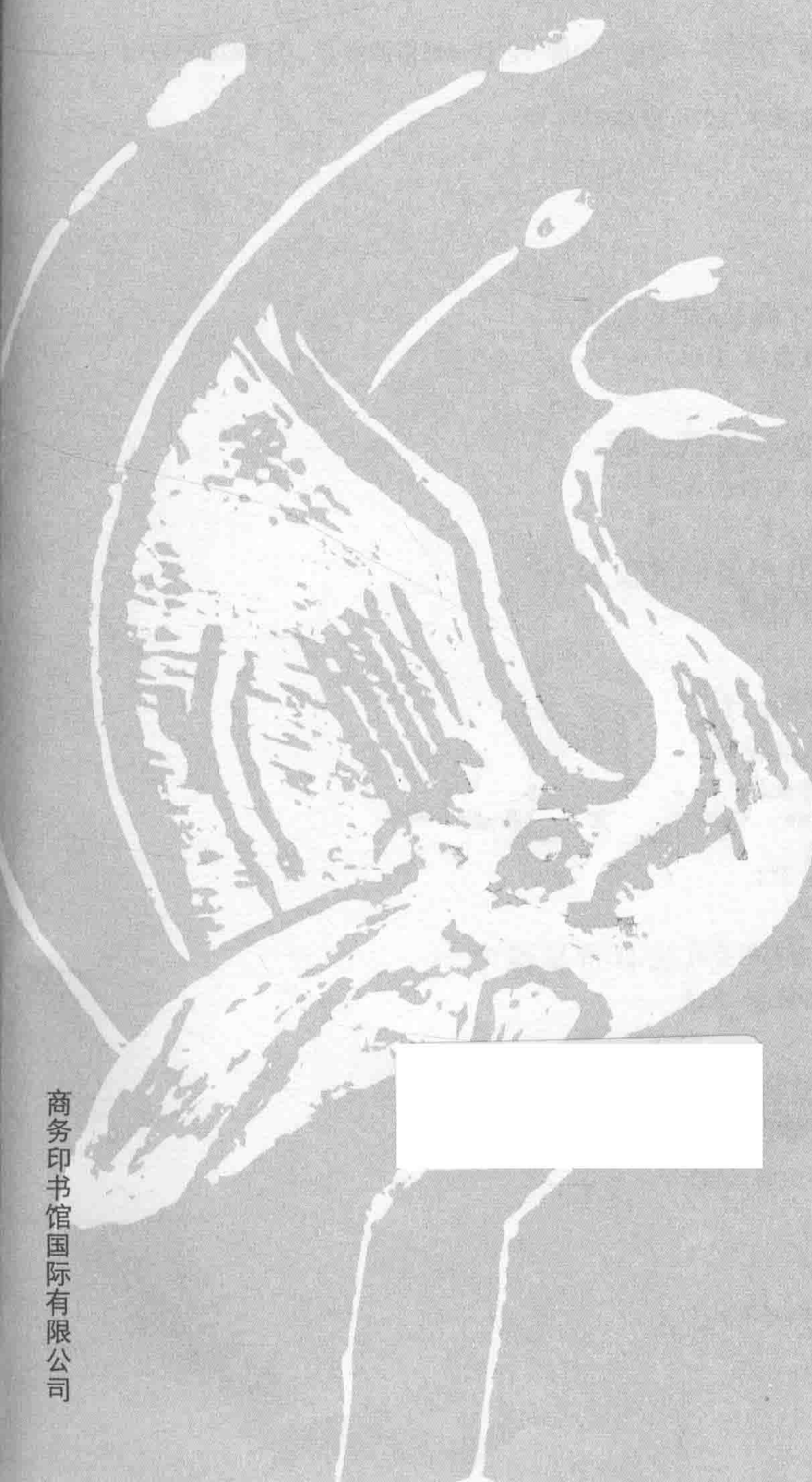


细说宫廷

张志君 著

细说
宫廷

这些后妃 不简单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细说宫廷：这些后妃不简单 / 张志君著 . — 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6.5
(细说宫廷)

ISBN 978-7-5176-0223-1

I . ①细… II . ①张… III . ①后妃—列传—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IV . ① K828.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9701 号

细说宫廷：这些后妃不简单

作 者 张志君

责任编辑 蔡红英 李东晓

出版发行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编 100010)

(总编室电话 010-65592876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65598498)

网 址 www.cpi199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93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6-0223-1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我公司联系调换。



目 录

大唐皇宫内的“魏征”
——唐太宗贤后长孙氏

1

唯一加冕称帝的皇后
——唐高宗皇后武则天

17

对丈夫颐指气使的皇后
——唐中宗皇后韦氏

29

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妃子
——唐玄宗贵妃杨玉环

45

蒙冤于“狸猫换太子”的皇后
——宋真宗皇后刘氏

65

一个扇皇帝耳光，一个机智救驾
——宋仁宗的两任皇后

79

智平立储危机的女中尧舜
——宋英宗皇后高氏

87



两度被废，三度崛起
——宋哲宗皇后孟氏

99

离间父子的凶悍皇后
——宋光宗皇后李凤娘

113

没名没姓的皇太后
——宋宁宗皇后

125

断腕“殉夫”的智谋皇后
——辽太祖皇后述律平

137

蒙冤而死的才女皇后
——辽道宗皇后萧观音

149

铁蹄之下的薄命红颜

——金海陵王的妃子们



165

大脚、大度、大写的皇后

——明太祖皇后马氏

173

训子不忘田舍味的皇后

——明仁宗皇后张氏

189

死后惹出一场官司的女史

——明宪宗皇后纪氏

201

暴死的皇后和大内神秘杀手

——明世宗三后二妃十六宫女

215

秉国不贪权的太后

——明穆宗皇后李氏

239

为保子位委身于人的太后

——清太宗孝庄皇后

255

玩纸牌、吸洋烟、养戏子的老佛爷

——清文宗皇后慈禧

269

后记

289



武则天

大唐皇宫内的『魏征』

——唐太宗贤后长孙氏



◎ 马高二丈主该女贵不可言
豆蔻之年知和睦家中上下

◎ 宽异母兄严亲哥哥，堪为后世法
重长公主薄己女儿，不愧好媳妇

◎ 穿朝服拜皇帝，智救魏征
拒佛道拒乱法，不救自己



公元六三六年六月，唐朝首都长安，东宫显德殿，一代英主李世民泪流满面。他手持一本字迹娟秀的小册子对左右侍臣说：“此书足可垂于后代，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也！以是朕特伤之！”

是什么人写的书能引起唐太宗的如此重视？是什么人的去世竟勾起李世民满怀哀伤？

识者答曰，是一个复姓长孙的女子。这个女子不是别人，就是唐太宗少年结发、伉俪情深的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

妻子亡故，丈夫悼之，这于平常人家本不足为奇。“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苏东坡笔下就描绘过这

样的丈夫，但那毕竟是梦，是文学作品。以太宗皇帝万乘之尊，对妻子的去世如此儿女情长，而且以为是“内失一良佐”，看来，这位长孙皇后必有过人之处。



马高二丈主该女贵不可言

豆蔻之年知和睦家中上下

大唐皇宫内的『魏征』

——唐太宗贤后长孙氏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年)十二月，隋都洛阳永兴里的一座府邸中，一个筮者应主人之请，正在宣读卜辞。辞曰：

“至哉！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在易为‘归妹’，妇人之兆也。女处尊位，履中居顺也！此女贵不可言！”

这晦涩难懂的卜辞，乃是就一件意外之事占卜的结果。这件意外之事和长孙氏有关。

原来，公元六一三年，年仅十三岁的长孙氏，奉舅父舅母之命，嫁给了比自己大两岁的隋朝山西、河东抚慰使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

公元六一五年八月，隋炀帝北巡，突厥始毕可汗率数十万骑截击，隋朝的义成公主（始毕可汗之妻）遣使告变。隋炀帝仓皇驰入雁门，被突厥骑兵追及，并围困于此地，上下一片恐慌。隋炀帝派人向各地送去了勤王诏书，召各地募兵驰援。当时，隋炀帝穷奢极欲的面目还没有完全表露出来，因此各地应募者甚多。说来人们也许不信，连后来的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也在应募者的行列中，只是当时的李世民充其量不过是个贵家公子。

当时，李世民刚刚与长孙氏结婚不到两年，小夫妻虽非燕尔新婚，倒也难分难舍。为了排遣妻子一个人在家的郁闷心情，李世民将长孙氏送回永兴里。

据《旧唐书》记载，长孙氏“有异母兄安业，好酒无赖。献公之薨也，后及无忌并幼，安业斥还舅氏”。这里的“献公”是长孙皇后的父

亲——时任隋朝右骁卫将军的长孙晟。此段话的意思不难理解，即是在长孙氏的父亲病逝后，长孙氏和兄长长孙无忌被同父异母的哥哥长孙安业赶了出去，投奔了舅舅。长孙晟病逝于公元六〇九年。由此可推测，长孙氏婚后的归宁地应是其舅父高士廉家。

话说，高士廉的妾室张氏夜里起来出外净手（如厕），回来后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她悄悄地对丈夫说：“我刚才遇见一桩奇事儿！”

睡意正浓的高士廉不经意地问：“什么奇事？”

“我看见咱们宝贝外甥女的屋外站着一匹高头大马……”

“马有什么可奇怪的！”高士廉漫不经心地说，“我还以为是别的稀罕物呢，那肯定是外甥女回来时护送她的人骑回来的，快睡觉吧，你！”

“哎呀，不是，不是！”张氏见丈夫自作聪明，急得叫了起来，“那不是一匹普通的马！”

“唔？”

“那匹马高两丈有余，而且鞍勒俱备，谁家能有那么高的良骏啊？”

“你说的可是真的？”

“不信你可以去看嘛！”

躺在床上的高士廉此时睡意全消，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虽然当时没有一官半职，但通过与外甥女婿李世民的几次接触，他已敏锐地发现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身上，可能会实现他的全部梦想，而要想靠拢李世民，就要先替他制造各种舆论。于是，他叫来一个筮者，对他如此这般地“耳提面命”了一番。筮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占卜才能，结果就有了前面的卜辞。

说来也真巧，自长孙氏嫁到李家，李世民与他的父亲李渊步步往高处走。李渊先是由一员散官被任命为山西、河东抚慰使，接着是李世民应募解救隋炀帝成功，再接着李渊又被任命为权倾一方的太原留守。这是不是“沾”了长孙氏的光？谁也不清楚。

长孙氏嫁到李家以后没几年，她的公爹李渊废隋恭帝杨侑而自立为帝，国号为唐，是为唐高祖。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六月，长孙氏的丈夫李世民受封为秦王，长孙氏也自然而然地被册封为秦王妃。

当了王妃后的长孙氏并不怎么快活——她发现自己的大哥哥李建成和小叔子李元吉对丈夫李世民十分敌视，甚至不顾及一点手足之情；她的两个庶婆母张氏、尹氏——原来的隋炀帝离宫夫人——与李建成、李元吉沆瀣一气，屡次想要暗算秦王。

一开始，长孙氏“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

可无奈她的丈夫实在太能干了——公元六一八年四月，破段达；十月，大破薛仁杲；六一九年闰二月，收降王世充手下大将秦叔宝、程知节（咬金）；十月，败刘武周；六二〇年四月，大破刘武周。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他还网罗了一大批人才，武如秦叔宝、李勣，文如房玄龄、杜如晦。丈夫战功日丰、威望日盛，身边的智囊团也越来越大。因此，不管长孙氏如何弥缝，感觉地位受到威胁的大哥哥还是一心想置她的丈夫于死地。

公元六二一年七月，李世民建不世之功，俘获唐王朝两个最主要的敌人窦建德、王世充，并献俘长安。举国为之欢呼。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二人觉得不能再等，于是，硬拉李世民去太子府赴宴，说是弟兄几个好好聚聚，顺便为他庆功。

李世民不虞有他，加上还有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在场，于是就放胆前往。酒席之间，李建成、李元吉殷勤劝酒。酒意正浓时，趁李世民不注意，李元吉用一种特制的转底酒壶，将毒酒注入李世民的杯中。李世民此时已有几分醉意，不假思索，拿起杯来一饮而尽。酒一下肚，他便觉大事不妙，因为那五脏六腑就像烧着了似的，火辣辣地疼。此时身边自己的侍卫不多，所以李世民虽对李建成和李元吉恨得咬牙切齿，却也不敢与他们公然翻脸。多亏李神通与李世民的的关系甚好，他舍命将李世民背出，才使李建成等人的阴谋没能得逞。

得知了丈夫遇险的经过，再看看丈夫那憔悴的面容，长孙氏的心里十分不好受。

“这是为了什么啊！”她心里想，“亲哥哥竟要毒死自己的亲弟弟，难道就没有办法弥合他们兄弟之间的裂痕了吗？”

所以，在丈夫养伤期间，长孙氏屡次三番地劝诫丈夫，希望他不要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兄弟之间应以和为贵，忍为高。李世民虽然不完全赞同妻子的看法，但自知妻子也是为了他好，因此，也就勉强同意了。

伤好以后，唐高祖李渊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军，准其开府置官属。李世民开馆招延文学之士以示与世无争，先后网罗了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十八人为文学馆学士，并命丹青圣手阎立本为之画像，称《秦府十八学士图》。时论颇为称许之。

长孙氏见丈夫不再热衷于杀杀砍砍，心里十分高兴，以为从此天下就会太平了。

孰料变起肘腋。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见李世民越来越得人心，又见他开馆招延文学之士，似乎是冷淡了武将，遂乘机斥重金对秦叔宝、尉迟敬德等秦府大将进行收买。遭到拒绝后，建成又借突厥犯边之机，奏请李渊派齐王元吉督诸军北征，并要求秦府勇将同行。李渊准其所奏。丧心病狂的李建成想借机控制李世民兵马的同时，在昆明池伏击秦王。提前得知消息的李世民为求自保，只好先下手为强，来个反伏击。

在与长孙无忌等人商定了反击策略之后，李世民回到内室，告诉长孙氏，他决定对太子和齐王动手。

“真的没有缓和的余地了吗？”长孙氏仍怀着一丝幻想问道。

“一点也没有了！”李世民也有几分沉痛，“后天，齐王北征，不仅要调走我秦府的精兵猛将，而且据常何密报，太子和齐王还要对我下毒手。我已经一再忍让了，再退让下去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

“既然如此，”长孙氏深思了片刻，说，“何不禀知父皇？那样也可师出有名！”

“你说得有道理！”李世民听了妻子的话，突然有了一个不错的主意。“对！就这么办！”他自言自语道。

公元六二六年六月三日，秦王李世民秘密进宫，向高祖李渊痛陈了李建成、李元吉两人的罪行。其中最能打动李渊的是“淫乱后宫”一条。李世民奏报说，宫中的张婕妤、尹德妃与太子及齐王关系暧昧，宫外有很多难听的传闻。

这条罪状一下子打动了李渊。他虽然对三个儿子不想偏着谁向着谁，但听说亲生儿子偷自己的小老婆，不由大怒。转念一想，李渊又害怕这是二儿子捏造出来的谎言。于是，待李世民说完，他未做任何形式的表态，只是传旨，令他们兄弟三人次日进宫对质。

玄武门乃是文武群臣上下朝的必经之路。其守将常何，本是李建成的心腹，但却早已被李世民收买。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二人自恃宫外有常何把守策应，宫内有张婕妤、尹德妃呼应周旋，有恃无恐。是以，当张婕妤听到风声，遣人向他们密报，说秦王将有异谋，请他们暂缓入宫时，他们竟满不在乎，结果中了李世民的计。

李渊下给他们兄弟三人的诏书，说是接见他们的地点在临河殿。但到了临河殿，李建成、李元吉却发现殿中空无一人。方知情形不对的二人急忙拨转马头往回跑，迎面遇上了李世民。平日里号称是神箭手的李元吉也不知怎么的，弯弓搭箭，连射三箭都没有射中，反倒被李世民一箭射下马来。李建成慌乱中避入一条小路，被尉迟敬德杀死。

话分两头。且说太子府、齐王府的将士听说自己的主子被秦王围困，立即出兵两万猛攻秦王府。秦王府当时只有长孙氏和一班文臣，武将只有侯君集、张公谨等，上下人心浮动。长孙氏此时显示出了王妃的风度：为鼓励士气，她亲自为临时组织起来的王府家丁们授甲，并“亲慰勉之”，左右无不效命，顶住了几次凶猛的攻击。直到秦王李世民入宫奏明李渊，讨来皇帝诏书赶回时，长孙氏才松了一口气。

宽异母兄严亲哥哥，堪为后世法

重长公主薄己女儿，不愧好媳妇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秦王李世民被其父李渊立为皇太子，长孙氏被册封为皇太子妃。同年八月，李渊传位于李世民，长孙氏晋封皇后。

当了皇后的长孙氏，与之前并无二致。如果硬要寻出些不同，那么熟悉她的人都会说，长孙氏比以前更加注重品德的修养了，可谓“心里装着丈夫的事业，唯独没有她自己”。

史称她“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退朝以后，与长孙皇后谈论起赏罚之事，长孙皇后说道：“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旧唐书·后妃传》）太宗坚持和她说，长孙皇后竟然不再回答。

终长孙皇后一生，她对朝政的干预只有两次，而这两次朝政均与家事有关。

一次发生在太宗登基初年。

那一年，太宗论功行赏，大封原秦王府旧部——以秦叔宝为左武卫大将军、程知节（咬金）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兵部尚书、封德彝为右仆射……

这件事传入后宫，长孙皇后对之没有任何异议，但当听说自己的亲哥哥长孙无忌也被皇上封为高官（吏部尚书）时，她却不再沉默了。

一天退朝后，长孙皇后借为丈夫侍膳之机，委婉地问丈夫：“听说陛下欲封无忌？”

“是的！”李世民答道，“依皇后看，朕该给无忌一个什么样的官职才好？”

“越小越好！”长孙皇后一片真诚地说，“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如此，则妾身不胜感激之至矣！”

太宗皇帝虽感动于妻子的一片苦心，却也不想因此埋没了人才，薄待了故友，遂安慰道：“朕与无忌系布衣之交，何况玄武门之变，无忌又立下不世之功。朕赏他一个吏部尚书，还嫌太薄了，岂能越小越好？”

见说不动丈夫，长孙皇后决定来个釜底抽薪。几天以后，她派人将长孙无忌宣进宫中，很诚恳地对哥哥说：“听说皇上已封兄长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不知可有此事？”

“回皇后，”长孙无忌躬身答道，“确有此事。”

“我今天请兄长来，就是想请你急流勇退，勿受高官。这样，对你，对我，对我们长孙家族都有好处！不知兄长是否同意我这一看法？”

长孙无忌原本也不是一个贪恋高位的人，但考虑到系皇上封他，而不是他自己钻营所得，所以，颇想受之。现在听自己的这位皇后妹妹说不愿他居高位，他想了想，也就同意了。

次日上朝，他苦求逊职。太宗皇帝无奈，只好改任他为开府仪同三司（虚衔）。

对自己最亲的人，长孙皇后铁面无私，而对曾经伤害过她的人，长孙皇后却网开一面。这个让长孙皇后以德报怨的不是别人，正是前文提到的将他们兄妹逐出家门的同父异母兄长长孙安业。这个长孙安业，还真是无耻到了一种境界。若于常人，恐怕听到李世民登基、长孙氏册封皇后的消息就得有多远逃多远，他竟然恬不知耻地寻上门来，以国舅爷自居。长孙无忌对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十分反感，劝妹妹不要答理他，但长孙皇后却不念旧恶，请太宗皇帝任命长孙安业为监门将军。

不久，长孙安业参与了一次谋反活动。按照大唐律，谋反属十恶不赦之罪，是要杀头的。李世民因受长孙无忌的影响，对安业素无好感，因此，决定公事公办。

长孙皇后听说了这件事，叩头流涕对丈夫说：“安业之罪，万死不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极刑，人必谓妾恃宠以复其兄，无乃为圣朝之累乎？”——意思是说安业谋反，罪该万死，但不明真相的人一定会以为长孙皇后要公报私仇，从而给大唐皇室带来不好的名声。

唐太宗见妻子行此大礼，不忍驳了妻子，遂将长孙安业免死，长流岭南。

长孙皇后对“朝政”的另外一次干预发生在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

那一年，由李世民做主，选长安人长孙冲为驸马，将女儿长乐公主聘出。长乐公主系长孙皇后所生，又是长女，所以，自小就深得父母，尤其是父亲太宗皇帝的喜爱。为了让宝贝女儿吃穿不愁，李世民令主管其事的官员妥善办理此事。

“启奏陛下，不久以前，永嘉长公主（高祖李渊之女，李世民之妹）再嫁，皇家资送嫁妆五千万，长乐公主是否……”

“加一倍！加一倍！”李世民不耐烦地打断说。

主管其事的官员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见皇上满脸不容商量的表情，他也只好把话咽回到肚里。

此事不知怎么竟被魏征所知，这位被李世民称为“人鉴”的直臣，上书谏阻李世民说：“昔汉明帝时，将封皇子，（汉明）帝曰：‘朕子安得同于先帝子乎？’然谓长公主者，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差，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主，理恐不可，愿陛下思之！”——那意思是说，东汉明帝刘庄要授封地给自己的儿子，有人劝他分封皇子要超过皇弟（皇上的弟弟），明帝不干，反驳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比！”现在公主是皇女，皇上给皇女送的嫁妆超过给皇妹的，这不符合先王之制！

李世民览罢魏征的奏章，满脸不悦，什么也没有说，就宣布退朝了。

退朝以后，李世民把魏征的谏章拿回后宫给长孙皇后看。长孙皇后看罢，感慨万千地对丈夫说：“以前经常听陛下说起魏征之贤，我那时还不怎么理解，现在看了他这封谏表，才明白魏征能‘以义制主之情’。魏征真是我们大唐的社稷之臣啊！”

“皇后此言无乃过矣！”李世民觉得魏征管事儿都管到他家了，已有些不快，于是辩驳道。

“不然！”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说，“妾与陛下是结发夫妻，而且屈蒙礼待，情意深重，即使如此，每要说一件事还要看看陛下的脸色，不敢轻易冒犯陛下的龙威，何况做臣子的，情疏礼隔，所以韩非子专著《说难》，东方朔认为规劝君主不容易。古语云‘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无论是治国还是齐家，都应接纳忠言。如此，才能国泰民安，愿陛下详之！”

见妻子这番话说得有情有理，李世民只好以国事为先，下令将长乐公主的嫁妆缩减为永嘉长公主的一半。

第二天，长孙皇后派使者给魏征送去五百匹帛，并传口谕说：“先

生为国，敢于犯颜直谏，不愧为国之诤臣。送上帛五百匹，以启后来者！”



穿朝服拜皇帝，智救魏征

拒佛道拒乱法，不救自己

“君臣相得”乃是中国封建政治中人们所期待的一种理想境界。倘要想为这幅乌托邦图画找到在人间的投影的话，大部分人恐怕首先会想到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臣子魏征。

的确，李、魏二人，一个以虚怀纳谏著称，一个以敢于犯颜直谏知名，他们这种相得益彰的关系，不知羡煞了多少求贤若渴或思君尧舜的古人。然而，透过被人们有意或无意罩上的朦胧面纱，我们却不难发现，太宗皇帝与他的诤臣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直那么和谐，他们之间时不时也会出现大的裂痕。多亏有了长孙氏这位贤良的皇后，才成就了这一君一臣的千古美名。

就在解决长乐公主陪送嫁妆一事不久，有一天退朝后，李世民怒容满面，边脱朝服边自言自语道：“总有一天朕要杀了这个乡巴佬儿！”

侍立在一旁的长孙皇后见丈夫发这么大的火，不知出了什么事，忙小心翼翼地问道：“是哪个乡巴佬儿惹得陛下发这么大的火啊？”

“还不就是那个魏征！”李世民气哼哼地说，“他自以为是诤臣，而且处处以诤臣自居，整天在朕耳边絮絮叨叨，说长道短。几天前，朕闲来无事，在御花园中遛鸟。当时，外番新进贡来一只鹞鹰，煞是通灵气，朕正架在肩膀上赏玩，叵耐魏征这厮竟在这个时候进宫来奏事。朕怕他又要饶舌，就把那只鹞鹰藏在了袖子里。那魏征明明看见了，偏装什么也不知，说了一件事又接着奏报另外一件事，赖了好几个时辰才走。等他走了朕一看，那只鹞鹰竟活活被闷死在朕的衣袖之中，可惜了那只鹞鹰！朕现在想来还有些心疼！”

“就为这事，陛下就发这么大的火？”长孙皇后反问道。